

永远难忘的人

解放军战士社編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里共有十篇故事，都是描寫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的崇高品質。“水”和“向導”描寫了人民解放軍和森林調查隊之間的深厚情誼。“島上風暴”和“永遠難忘的人”記錄了兩個班長怎樣在危險的境地舍己為人和執行軍令的任務而犧牲了的真實故事。“一個戰士的生命”寫了戰士們熱愛戰士的故事。“最後一班崗”描寫一個老班長熱愛戰鬥崗位的心情。“天鵝蛋”通過五個天鵝蛋的故事，反映了邊疆戰士對祖國的熱愛。“一口肥豬”、“在篝火旁”、“難忘解放軍”都是描寫軍民之間血肉相連的故事。

• 工農兵作品 •

永遠難忘的人

解放軍戰士社編

封面設計：紀于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87號

寶文堂印刷廠印刷 • 新華書店經售

*

總號(文)0315 開本787×1092公厘1/32

印張1 1/8 字數24,000

1958年3月第一版 195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500

統一書號：T 10023 • 295

定價：(6) 一角一分



目 录

水·····	2
島上风暴·····	6
向导·····	10
永远难忘的人·····	15
一个战士的生命·····	19
最后一班崗·····	22
天鵝蛋·····	26
一口肥猪·····	28
在篝火旁·····	31
难忘解放軍·····	34



目 录

水·····	2
島上风暴·····	6
向导·····	10
永远难忘的人·····	15
一个战士的生命·····	19
最后一班崗·····	22
天鵝蛋·····	26
一口肥猪·····	28
在篝火旁·····	31
难忘解放軍·····	34

水

力 辛

关于水的问题，森林调查队的小队长和公安军的班长刘银娃一同研究了好几回，大家也讨论过多次，可都没研究出个眉目来。有什么办法呢，在甘南崇倫山这一带，满山都是看不透的原始森林，方圆几百里，杳无人烟。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他们还不断地往森林深处鑽。据调查队同志说，他们现在是在海拔四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在这“山高林密”的地方，运输也就更困难了。派人到附近找了几回水，也没找到。一连几天，大家都喝不到足够的水，好多人的嘴上裂开了口子，说话时不小心就流血，更不要说洗脸了。水，可真是需要水啊！

夜里，刘班长查哨时，猛然看到远方打起閃来，接着就传来了隆隆的雷声。他想：“要下雨了吧，下场大雨该多好啊！”

过了一会儿，真的下起雨来，他高兴极了，急忙跑回帐篷，也顾不得穿雨衣，就赶快把所有的盆盆罐罐、饭碗、水壶、漱口缸子通通都拿出来接水，最后，连大家的毛巾也都拿出来了。刘班长站在帐篷门口，想看看这甘露似的雨点怎样落在盆盆罐罐里，可是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那冲洗森林淅淅沥沥的雨声，但这也使他心里充满了喜悦。

可惜雨并不大，下的时间也不长，第二天，拧干毛巾、倒净盆罐，也不过只有半盆多水，大家贪婪地看着，都想快些烧开，美美地喝它一口。

水开了，森林里熱鬧起来。刘班长高声喊：“調查队的同志們，快来喝水啊！”喊着，他嘴上裂开的口子又流出了血。

“你們比我們累，白天一起工作，晚上还站哨，这水該你們喝，就算我們慰勞解放軍了，大家同意吧？”小队长回头問他的隊員。

“同意！”調查队的同志們不約而同地回答着。和这声音夹在一起的，还有战士們“不同意”的喊声。

“小队长，不管怎么說，我們决不能喝。”一个小个子战士說。

“同志，水是你們接的，應該給你們喝。”一个調查隊員紧接着說。

“哈，一起工作，怎么还分你我了！”

訖来訖去，沒个結果，那半盆开水还是一动沒动地放在那里。最后刘班长說：“我看这样，这回你們喝，下回我們再喝，時間不早了，也該工作了。”

小队长没办法，不好意思負战士們的好意，更不該为这事耽誤工作，只得答应了。

上了工，小队长看見一个战士背着他們悄悄地吃野菜。一种崇高的階級友爱激动着他，他对隊員們說：“你們看，战士們把水訖給我們喝，他們去嚼野菜……”隊員們誰也沒有說話，只是更加劲地劳动着。这天的調查进度比往天多了四十公尺。

刘班长听說了非常高兴，他想着：早一天完成任务，这数不清的树木，就可以早一天为国家的經濟建設服务了。但他同时也想到，調查队的同志們，每天上山下山，干的活重，流的汗也多，沒有水，怎能抗得下去呢？可真得想法解决。夜里查

哨时，他不由得仰起头来对天空說：“今天晚上，能不能再来一場大雨？”然而回答他的却是无数亮晶晶的星星，和放着白光的月亮。……

一陣风吹过，突然落下雨点来，刘班长惊喜地抬起头来，雨点又沒了，他仔細一看，才知道是风把树叶上的露珠吹下来，他暗自失笑說：“真是想雨想瘋了。”

他蹲下来摸着湿漉漉的野草，急忙掏出手巾，在草丛中拉来拉去，不大一会儿，露水就把手巾沾湿了，他把手巾对准嘴巴，用力一擰，哈，香甜的甘露落在嘴里，真是舒服极了。刘班长一口气跑回帳篷，把这个发现告訴給大家。小战士跑来趴在地上，就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舔着露水，把露水一滴一滴地咽到肚里。后来，他还高兴地念起快板来：

一滴甘露一寸金，

舔到嘴里甜在心，

……

中午，露珠沒了，小队长渴得实在沒有办法，也学着战士们找野菜吃，不想碰到个苦叶子：“唾，苦的，真倒运！”

“給你这个，水大还甜。”刘班长递給他一把野菜。

小队长接过来放在嘴里尝了尝，点头說：“嗯，不錯，你怎么知道它好吃？”

“听我們参謀长說的，长征时，他就从这儿走过，他說那时候，这些野菜可帮了大忙呢！”

“你們参謀长还是位老紅軍哪！”小队长問。

“是啊，他說紅軍經過这儿的时候，缺吃少喝的，艰苦得很。”

一个調查队員插嘴說：“大概跟咱們現在差不多吧！”

小队长說：“咱这算什么，当年紅軍要比咱艰苦得多。”

“可不是，你說……”刘班长把他听到參謀长講的长征故事，講了几个，好多人都圍攏来听。

“哈，咱們在光荣的地方，执行光荣的任务，可真是光荣上面加光荣。”“咱們要学习紅軍！”“紅軍能熬过去，咱們也应该熬过去。”……大家都表示出一定要战胜困难的决心，都为自己执行的艰巨任务而自豪。

这时，小战士把他在中午休息时挖来的一堆野菜抱过来，接着又来了几句快板：

我这个水，

可不一般，

咬着吃，

吸着嚙，

自带瓜果味，

赛过甘蔗甜。

同志們，

請吃吧，

工作起来劲头大。

小队长走过来，拍着小战士的肩膀，半天沒說出话来，眼睛却有些湿润了。

就这样，同志們坚持着，一天，两天……

森林調查任务，还得过一个时期才能完成，小队长和刘班长考虑着，这样坚持下去也不是个好办法，研究到最后，还是得設法去找水源。为了不耽誤調查队的工作，刘班长坚持把这

个任务交给他們。

第二天，刘班长下了山，到处掘洞挖坑，都是一无所获，但是他决心要找出水来。第三次找水时，小个子战士也去了。他們跑了二十多里路，在一条山谷里，挖开了一尺多厚的多年积起的树叶子，結果，除了潮湿，就是臭气，一滴水也沒有。他們还是不停地挖下去。

忽然，小战士来喊班长說，剛挖过的坑里渗出水来了！刘班长又惊喜又兴奋，連声說：“可找到水源了！看看坑里哪面渗的水多，水源就可能在哪里。”起先是坑里四面都渗水，过了好久，才发现西面渗的水最多，他們就繼續向西挖去。挖了一里多地，终于找到了一个泉眼。因为泉眼小，水在厚厚的落叶下面就渗走了；要不掘开叶子，在上面根本就看不到泉眼。

他們很快地把带来的水壶装满，跑回帳篷，告訴調查队的同志們，已經找到水源了。小队长他們听了，立刻欢呼着把刘班长和战士們抬了起来。

島上風暴

支 震 坎

于明躺在靠近窗子的病床上，两眼紧盯着藍色天空里飞翔的雄鹰。他想：要是能象这只雄鹰一样飞回島上該多好啊！連长見了我准会这么說：“一排长，快让我看看你的左肩膀！”同志們也一定会将我团团圍住問个不休，那时候，就算我长三張嘴，恐怕也应付不过来啦。于明越想越兴奋，要从床上爬起

来。身子刚一动弹，左肩膀就引起一阵刺心的疼痛。等疼痛平静下来，他又想起和他一起生活了五年的三班长——吴再兴。这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和于明最合得来，他俩在一个班里当过战士，可是半个月前……

島上好久没下雨了，水就成了島上最宝贵的东西，洗脸洗衣服只得用海水。海水可真怪，用它来洗脸，脸越洗越白，就象涂了一层白粉一样。那天星期日，于明走到三班。吴再兴一见排长来了，马上喊了个“立正”，于明还礼后，笑着说：“坐下来！坐下来！我是来和你们下象棋的。”吴再兴仔细看了看于明的脸说：“排长同志，咱们島上没有一个姑娘，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干啥啊？看你脸上擦了多少雪花膏！”于明莫名其妙地用手往脸上一摸，原来是层盐霜，不由地笑着回答：“这雪花膏不花钱，多擦一点也不算浪费。”说得大家都笑了。

转眼就是第二个星期日，这座平静的海島上一切都变了：海面上刮起了台风，白花的巨浪在奔腾，在吼叫，整个小島就象一只小船在大海里时隐时现。谁能相信这島上还住着解放军的雷达兵呢！

島上的同志在得知台风就要到来的消息后，就把器材藏进山洞里去了。山洞并不是最理想的地方，一个浪头从山顶上漫过来，就冲进一股水。战士们用自己的衣服被子包着贵重的器材，紧紧抱在怀里，不让它进水。连长正在激动地对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战胜这次台风，大家要拉起手来保证不冲走一个人，不损坏一件器材！大家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洞子里发出一阵巨响，压倒了外面风浪的呼啸。

忽然，有一个人走到连长面前报告：“连长同志，油机是

不是会有危险？让我去看看！”这个人就是一排长于明。——因为油机体积太大，没法搬进山洞，就把它用铁丝固定在离洞口不远的山腰里了。虽说台风对它的威胁不大，但翻过山来的巨浪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它，是不是有危险呢？连长也在担心。有心派人去看，又怕半路上被浪冲走。所以半晌决断不下。于明看透了连长的心事，就很有把握地说：“连长同志，前浪和后浪中间有个空隙，趁着这个空隙跑到油机上去是不会出问题的。”连长考虑了一下说：“要去就去两个人吧！拿着铁丝和撬棒，到那里要是看到固定的铁丝松了，就马上把它撬紧，要是吃不住劲就再绑上一股铁丝。”他顿了一下问：“谁和一排长一起去？”三班长吴再兴站起身来回答：“我去！”“好，速去速回，要互相照应。”两个人应了声“是！”就很快从洞口闪出去了。

两个人奔上油机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油机在巨浪猛烈的冲击下，前挂钩已经弯了，眼看就要裂断！倘若前挂钩一断，后挂钩就会松出来，油机就会被巨浪卷走。“快用铁丝把前梁拉住！”于明的话刚出口，一个浪头就从半空中扑了下来，于明和吴再兴赶紧抱住了木桩，海水灌了他们满嘴满鼻子。浪头一过，他们就急忙在油机前梁上一股一股绕着铁丝。巨浪一个跟着一个，浪涛空隙中只见四只手臂在油机上飞舞着。

连长寸步不离洞口，脸上的肌肉紧张地抽动着，是吃惊，是兴奋，是担忧，还是欢欣呢？什么滋味都搅在一块儿了。

于明和吴再兴在油机前梁上缠了七八道粗铁丝，又用撬棒把它撬紧，眼看平安无事可以回去了，谁料想就在这当儿，一个特别猛烈的浪头，卷着一根木头柱子，飞快地从于明的左肩

上和吳再興的頭上翻滾而過。于明只覺得身子猛烈一震就倒下了，他急忙拉住身旁一股鐵絲；轉過臉來再一看，吳再興已經不在他身邊了。他立刻站起來叫喚：“三班長！三班長！……”面前只見那排山倒海般的海浪滾滾而過，卻聽不見戰友的一聲回音。他拚命地呼喊，喊聲一聲比一聲低啞，後來他只覺得一陣頭暈，跌倒了。……

于明想到這裡，眼淚已經淋濕了枕頭。這時，忽然聽見有人在門外問：“于明同志是在這個房間嗎？”于明一听是連長的聲音，馬上擦了擦眼叫起來：“連長！連長！”連長快步走到于明床邊，拉在于明的手說：“我是來開會的，順便來看看你。”于明從心底感到一陣溫暖，這溫暖比父母到病床前來探望還強烈得多。

他拉着連長的手，關切地問：“吳再興找到了嗎？”連長的臉色突然陰沉下來，咬着嘴唇說：“找到了，他——犧牲了！”

于明的手突然從連長手上松開來，隨後又慢慢移近腮幫，托住了沉重的頭。……

傷沒全好，于明就回到了島上。當他踏上島子時，島上還殘留着許許多多被風浪侵襲的痕迹：刮斷的樹枝，倒伏的野草和被風浪搬了家的岩石。但是那架黑烏烏的油機還矗立在這小小的孤島上，監視着敵機的行踪，任何大風大浪都摧毀不了它。于明望了望那巨大的油機和在油機上工作的戰友，又回頭望了望大海西岸的祖國大陸，禁不住在心里說：三班長，我們永遠紀念着你！

向 导

力 辛

森林調查队昨天完成了这一个工段的任务，現在正往新的工段搬家。給他們帶路的，是保卫他們的公安战士黃芝龙。

黃芝龙这个同志真怪，平时最不爱說話，可是打昨天起，話真多，他搶着要当向导，他說：“这一帶地形咱摸的透熟，不用再麻煩藏民啦。”

今天他領着大家走。沒人走过的路这么不好走，每一步，都是試探着在悬崖峭壁上攀登。那石头上、杂草上还結着一层厚厚的霜，稍不留神就有滑下去的危險。山下面是翻騰的白龙江水，那凶恶的吼叫，逼得人不得不更小心地迈著脚步。就这，他还兴冲冲地不时地回过头，給他后面的調查队里的王林同志說話。

“王林，照你們这干劲，甘南这原始森林，可真用不了几个月就查清了。”

“还不多亏你們，要不这秘密难敲开。”王林意味深长地說。他觉得自从到甘南来，这些战士不仅保卫了他們，使土匪、狼虫不敢来侵犯；还帮助他們伐測綫、造木标，直接参与他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困难面前，战士们始終是那样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給調查队的同志們很大鼓舞。

黃芝龙好象沒有听見他說了些什么，繼續感慨地发表着自己的評論。“前几个月，我們还在这儿清剿土匪，这林子是土匪



溫勇雄 插画

躲藏的好窩，那時我真恨死這林子！可現在來看，一棵一棵都是活寶貝。”一邊說一邊敏捷地攀登前進。

“以前恨，現在愛，以後呢？”王林雖然覺得走這樣的路，對他這個胖子來說，是很吃力的。可是黃芝龍今天變的這麼愛說話，他也好奇地故意問。

“以後？以後又要恨。恨它為什麼不

長快，再長粗大些才更好。”

說得大家都笑了。黃芝龍內心非常舒服，腳下不由得加快了。看他熟練的拉樹枝，登石卡，象猴一樣，轉眼就爬上去好長一節子。

王林看見這矯捷的身勢，心里想：“听戰士們說，他爬山滑山真有辦法。過去在這兒剿匪時，多少個土匪沒有逃脫他的手，結果当了功臣。果然名不虛傳，一點不假。”

“王胖子，快点嘛，把咱凝固在這四千公尺高的地方，你負責？”听這口气，准是大学生李煥發發言了。

黃芝龍正緊張地往上爬，听見這話，急忙轉回身來，發現

他这个向导，的确脱离了群众，于是停下来。这时他看见王林是那样艰难的移动着脚步，脸色煞白，呼呼直喘粗气。

等王林爬上来，他伸手去取王林肩負的笨重的仪器。

“同志！这对于我正如五〇式对于你一样。”

“对！我也象爱护五〇式一样爱护它。来！别客气。”说着把仪器抢过去了。

王林没办法，只好不好意思地跟在后面，他看见黄芝龙那黑而瘦的身体，并不比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森林里才仅仅生活了几个月，却比鑽森林长大的自己，更懂得多！他内心里燃起敬佩、羡慕、同时也有点嫉妒的复杂情绪，使他不知从那里增添了一身力量，竟然能迈开步伐，紧紧地跟上黄芝龙。

这时他看见大学生正吃力地爬，故意挑衅地说：“大学生，小心凝固啊！”

李焕发一听，使上劲啦。

大家激励着前进，越爬越高，空气渐渐不够用了。黄芝龙说：“这就是馬鞍山，剿匪时，大家因为这山立陡，只好坐下往下滑，象騎馬样的，大家就給它送了这么个外号。”王林一阵陣觉得头眩、眼黑、恶心、气短……支持不住了，脚下一輕，忽——从崖上滑下去了。

“啊！”人們不約而同地惊叫着。山谷里响着嘈杂的回响。

“怎么办？”李焕发焦急地嚷着。他沿着悬崖看下去，只见王林象皮球一样，正往下滚，他多么希望有个好心的树啊，把王林挂住就謝天謝地了。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李焕发的眼眶里又出现了一个细长的人，飞快地向下滑，那褪色的軍装，随风摇曳。这是黄芝龙！

他忍不住激动起来。“真好！勇敢的人，英雄的战士。”大学生这时只想把他所知道的赞美的词句，一齐拿出来给黄芝龙。可是却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黄芝龙把王林的仪器交给了他。

黄芝龙使出他追歼土匪时的本领，矫健的身軀，灵活的姿势，从这丛树滑向另一丛。他知道必须滑到王林前面，才可能救他。于是飞快地滑呀，滑呀，向下飞滑。哪里还顾得衣服撕破，哪里还顾得皮肉损伤！

王林本能地伸出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握，企图抓住个什么。果然有时竟抓住个树枝，草根，可是它们哪能托得住啊！一折断王林就又往下跌。还好，不几丈远，又被一个树枝挂住了。

黄芝龙想要跳上这丛树，可哪能行啊！他现在已经在王林的下面了。怎么办呢？上去，没有一点可以攀登的东西。只看见王林压得树枝一摇一晃，眼看又要折断啊！真急死人了。

“黄芝龙同志！快呀！快！”急得上面的同志乱嚷乱叫。

一听见这喊声，黄芝龙的心上就象又插上了一把刀。看王林，还在危险中挣扎。看下面，白龙江在沟底咆哮，象噬人的野兽一样，那飞抛的浪花，象贪婪的毒舌，想要把周围的一切一口吞掉！这凶恶的模样，谁看见能不寒而栗呢！怎么办？他想：“就这么眼睁睁没办法？不把王林救上来，可是失职啊！”他把牙关咬得格格响。

忽然，他发现在王林的下面靠近江边的地方突出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他对自己说：“能到那里可就好了。”可是怎么去呢？这中间还隔的很远，斜跳下去，腿不跌坏，腰恐怕也差不多了。要站不住脚，再跌到江里，就一切都完了。怎么办呢？

真急死人！

这时就听得咔嚓一声，王林把树枝又压断了。黄芝龙忍不住惊叫起来！这一刹那間，他顧不了許多，纵身向那块巨石跳下去。

黄芝龙剛落在石头上，坚硬的石头震得两腿发麻。可还没等他站稳，王林就象一块石头一样压了下来，一下子把他砸倒，半个身子立时象抽筋似的剧痛。可是王林还正从岩石上往下滚。他咬紧牙关，拚死命拉住了王林的一条腿。等他掙扎着爬起来，王林虽不省人事，可身上倒还没有大的损伤。他这才吁出一口气来，猛的觉得腰里热糊糊地，一看，原来一块石头竟然穿透棉衣，把腰里擦破了一块。他撕开棉衣，取了块棉套，盖住伤口，用皮带勒紧了。

好容易把王林背上了山崖。大家一定要黄芝龙和王林一起骑牯牛，他死不肯，还说：“刚才没把路带好，出了事故。”他低下头，又和从前一样，一言不发，把大家领向新的方向。

李焕发看见这刚毅的战士，说：“要没有他，王林准跌个粉身碎骨。”

第二天，黄芝龙胜利地把大家领到目的地。他这时再也支持不住，病倒了。

大家看见黄芝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这儿是伤口，那儿是伤口，脚腕肿得象碗粗……有些人忍不住滴下泪来。

王林掙扎着爬过来，长久地握紧黄芝龙的手，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知道：黄芝龙为了谁，身上才受伤的。也知道黄芝龙这两天又以什么样的毅力，坚韧地控制着自己，坚持当向导的……